

第四十八章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範閑從雪地中爬了起來，動作顯得很緩慢，看來還沒有從先前的情緒中擺脫。這把燒火棍保護的非常好，自己花了很多天才將三個部件重新湊到了一起，發現各個部件都非常好，就連光學瞄具都十分完美。範閑此時才覺得自己當時踢箱子兩腳，是多麼愚蠢的行為。

他是個軍盲，所以光是熟悉手中這把武器都花費了很多天的時間，而真正進行訓練後，才發現，原來理想與現實總是有很大差距的，當你發現陽光照進夢裏的時候。才忽然明白夢原來是假的。

怎麼測距，怎麼瞄準，怎麼保證流暢的運行，都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人所能知道的知識，範閑也沒有老師，他隻能自己慢慢摸索，而瞄準的距離越遠，則越不容易擊中目標。而關於計算風差影響和測距，這更是難中之難的問題。

好在他身上的許多特質彌補了這些不足。首先，他很冷靜，有一種酷似五竹的冷靜；其次他很穩定，那股無名霸道真氣讓他的肌體始終保持在一種很平衡的狀態下；最重要的是，他很有耐心，很有獵手的耐心，這一點則要歸功於前世的遭逢和後世的“午睡”，隻要體內的能量能跟得上，範閑相信自己可以潛伏在一個地方一整天不動。

從雪中爬起來後，他感覺身體有些凍僵了，所以緩緩催動體內真氣。緩和了一下微微麻木的四肢，然後看著身邊像隻旗杆一樣站著的五竹，搖了搖頭：“如果對手是燕小乙，我不能保證在擊中他之前，不會被他用箭殺死。”

五竹冷漠說道：“你沒有必要用這個。”

範閑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，抱著狙擊困坐愁雪，皺眉道：“其實我知道，我自己的實力在八品上九品下之間，叔以前一直瞞我。是不想讓我托大。但是以後如果要對付那些九品上的高手，手中有些別人不知道的武器。總會好一些。”

五竹說道：“在我看來，你依然隻有七品的水平。”

範閑自嘲一笑道：“那哉還能殺死程巨樹，還能和宮典對一掌。”

五竹木然道：“宮典有八品，程巨樹頂多隻有七品，也許...我澹州這十幾年的時間，整個天下的武道修為都下降了。”

範閑皺了皺眉頭，將臀下的雪拍了下去。雖然沒有說什去，但聽著這句話，不免看些異樣的感覺。至於異樣在何處，一時間自己也沒有辦法解釋清楚，搖頭說道：“我需要讓自己強大起來。不然無法保護身邊的人，婉兒還有皇室與長公主。若若呢？不要忘了，她其實也是個沒有母親的可憐孩子。”

五竹沉默著。

範閑微微一笑，此時月映雪山，夜間微微清亮，照的他那張容顏顯得愈發清美無塵。他看著有幾粒雪籽落到了五竹叔眼上黑布的那塊黑布，不知怎的心頭一動，做出了一個從小到大都不大敢做的動作。

他踏前一步，細心地伸手，想將五竹叔眼上黑布的雪花揀下來、動作很溫柔。

五竹退後一步，這一步退後所拿捏的時間，分寸無不妙到毫巔，讓範閑的右手有些尷尬地停留在了空中，距離五竹的臉約有半尺的距離。

“回吧。”五竹從他手中接過那把狙擊槍，轉身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

範閑看著他消失的地方，心裏頭湧起一股淡淡的憂傷，這樣一個喪失了記憶的絕世強者，隻擁有極少的一些過去，那他的將來會是什麼模樣？

山中不知歲月，範閑每天極其自律的清晨起床，進行武道修行，晚上也會抽出一些時間去與五竹叔在這座山裏學習暗夜行者的本領，大部分的日子都在與林婉兒和妹妹過著舒心的日子，看著莊園裏的姑娘們攏在一處鬥詩、鬥畫、鬥曲、鬥牌，日子一天一天的就這樣晃過去了。

中間葉靈兒與柔嘉郡主也來小住了段時間，幾位貴人家的小姐不免又開了個小型詩會，柔嘉姑娘似乎也從範閑大婚的傷心事裏擺脫了出來，隻是忽閃著那對柔情似水全不似十二的雙眼，求著範家哥哥寫幾首詩來聽，範閑哪能上這種當，借口上山打母老虎逃了。

將近年關的時候，好不容易擺脫了族學困擾的範思撒屁顛屁顛地坐著馬車上了蒼山，興高采烈地拉著月餘不見的嫂子打麻將，在他看來，牌桌之上能夠找到林婉兒，就像是絕代劍客找到一個堪與自己為敵的高手那般，正所謂，人生寂寞如雪啊...

當然，範閑兄妹三人在莊園裏聚著，身為少爺的他，也不會忘記自己妻子的那位兄長，早已派傷愈後的藤子京將大寶接了過來，沿途有王啟年小組暗中護送，應該不會出什麼問題。

這天中午吃過飯後，範閑讓下人套上馬車，和林婉兒兩下人下到山下十裏處，去迎接大寶。沒過多久，便看見車隊來了。等車隊停好，藤子京趕緊上前給範閑與郡主奶奶問安，林婉兒知道這人是範閑入京後的第一個親信，所以也挺溫和應對，隻是一顆心早飄到馬車上了。

“小閑閑。”

不用說，一聽這稱呼，就知道大寶下了豐。範閑苦笑一聲，抱拳一禮，然後上去迎著自己這位數月不見，身材猶自臃腫的大舅子。大寶看四周的山景有些好奇，張大了嘴巴喃喃傻笑著：“京裏的雪可要小很多。”

蒼山雪大。路中都積了不少。林婉兒看著哥哥頭發上的雪屑，心疼地走上前去，替他抹了下去，將自己準備的狐皮大氅套到他身上，埋怨道：“父親也是的，明知道蒼山上冷，也不知道多準備幾件。”

範閑微微一笑，心想宰相大人畢竟是個男子，如今的林府中又沒有幾個女子。就算他再愛護大寶，也不可能麵麵俱到。他接著轉頭問藤子京：“路上沒出什麼事兒吧？”

“沒。”藤子京沉著應道：“就是入山前的路口。和另一家來過冬的馬車搶了下道，對方看我們坐的相府馬車，就讓了。”

蒼山賞雪景，避盛夏，本就是京都裏的貴人最喜歡做的事情，而且入山的地方，還有些地方上的兵士把守。這隻是件小事。範閑也沒有放在心裏，略寒暄了兩句，便準備上山。

不料此時卻聽著後方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。不一會兒功夫，一隊馬車便氣勢洶洶地開了上來，此處正是分岔處。所以頓時顯得十分擁擠，再難上行。

“就是他們。”藤子京有些為難說道：“少爺。我沒有說，是不想您生氣。”

那馬車裏的家丁們看見堵在了這裏，已經開罵了起來。範閑眯著眼睛望過去，才知道原來是禮部尚書郭攸之家的馬車，不由微微一笑，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
他們這邊沒有什麼反應，那邊卻看明白了，原來是在山下搶過一次道的相府馬車，郭府再如何也不敢和相府爭道，所以氣焰頓時消了許多。

“相府的車，也不能總攔在路口不讓人走啊，我們已經讓了一次了，你們就不能快些？”郭家馬車裏傳出一個讓範閑有些熟悉的聲音。

緊接著，一個渾身華貴的公子哥從馬車上下來，指著藤子京一行人喝斥道：“還不趕緊讓開？林相還在京中，你們這些人也不知道來蒼山做什麼。”

“郭兄？”範閑喜出望外，朝那邊拱手打了個招呼。

郭保坤種聽著有人喊自己，還顯得格外親切，以為是碰見了熟人，滿臉堆笑轉過身來，不料一看，卻是範閑這個打黑拳的，臉上的笑容頓時僵住，一時又放不下來，顯得尷尬無比。他的眼神裏更是緊張之外帶著份害怕，這是誰？這是範閑...

詩會一次，京都府衙門一決，殿上一次，自己算是把對方得罪慘了，偏生對方如今在京裏是混得風生水起，自己想害對方一次，對方反而會因此事而躡起一截。而對方如今已與那位姑娘成婚，大婚之時的排場讓郭保坤知道，自己算是倒了八輩子血黴，隻求以後不要撞見對方，哪裏知道今兒會這麼巧！

範閑看著他的模樣，在心裏嘖嘖讚歎，心想這人也算是運氣差到人神共哀的地步了，怎麼就又碰見自己了呢？

看著郭府馬車像十幾隻兔子般往山下疾馳、範閑揉了揉手腕。林婉兒走了過來，低聲說道：“沒來由地趕別人下山做什麼？雖說他隻是個官中編撰，但畢竟是太子哥哥的近臣，將來總有入閣的一日。更何況這蒼山又不是範...我們家的，若讓別人知道了，不得說我們太霸道。”

“我可沒趕他下山。”聽見妻子轉口轉得快，範閑清美的麵容上浮現出一絲詭異的微笑：“我隻是說半夜去找他喝喝茶，誰知道他就跑了。”

林婉兒聽他說的如此溫柔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：“你啊，京都裏誰不知道你是個打黑拳的，這半夜去找他，郭保坤心裏有鬼，自然要逃，他如今是名不及你，拳不如你大，除了跑還能怎麼辦？”

範閑笑道：“我也很同情他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